



狙击手 SNIPER

丁丁
王宛平
著

枪枪夺命，中国狙击手猎杀日寇“枪王”
爱如烟花，于战火纷飞中凄然弥散



金牌编剧王宛平继《金婚》之后，牵手八零后新锐作家丁丁，
合力打造惊心动魄的抗战小说，铁血柔情，惨烈悲壮。

作家出版社



狙击手

SNIPER

丁丁
王宛平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狙击手/丁丁, 王宛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91 - 1

I. 狙… II. ①丁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0594 号

狙 击 手

作者: 丁 丁 王宛平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摄影: 杨 旭

装帧设计: 牛毅书装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7.75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91 - 1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 没有英雄的战斗

写完《金婚》后，许多媒体将我称为专业婚恋题材写手。投资方找到我，希望我沿袭《金婚》家长里短的风格写作。这让我一直心有不甘。

投资方就问，那你最想写什么？我的回答令他们不解，战争题材！战争中复杂深刻的人性始终强烈吸引着我，苦于没有机会得以尝试。

知道高希希导演要拍《狙击手》，是2006年在《新上海滩》片场。不过当时另有编剧，我很遗憾地告诉高导，以后这类题材千万要想到我。

可以说，《狙击手》这部戏是我要来的，对我来说，这样的事在我编剧生涯中发生过两次，一次是《甜蜜蜜》，另一次就是《狙击手》。

不过，当我真接下这个任务，开始进入《狙击手》写作时，实际情况跟想象似乎大不一样。

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当过兵，还作为本兵种射击队队员，参加过全军射击比赛。成绩就说不得了，我是那个项目倒数第几名。不过，射击队那几个月，把当时部队所有枪都打过一遍，包括轻重机枪，就凭这一点，烈日下苦练几个月也值了。

那时是崇拜英雄的年代，当兵四年我最向往的事情就是打仗，就是上战场当英雄。我对战争文学题材的偏爱与这种英雄情结有很大关系。

《狙击手》也算命题作文，高导有概念在先，讲神枪手一枪毙命的传奇故事，背景放在二战时期，着重写一群抗战军人的英雄事迹。我激情澎湃地想，写这个故事一定能极大地满足我的英雄情结。

当我查阅大量当年抗战资料，一点点进入我所描写的那个年代那些抗战军人内心时，我的感情发生着巨大变化。

一方面我被中国军人在国难当头舍生忘死、英勇牺牲的故事所感动；另一方面写作之初的英雄情结却在逐渐远去。中条山之战，宁死不做日军俘虏，投河取义的八百学生兵一声长啸：好男儿为国家，何惧生死！何其悲壮，何其感人。这些为国捐躯的无名士兵是真正的爱国志士、抗日

英雄。

查阅资料,翻看历史,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生命无辜丧生,是战争对人性毁灭性的摧残,不记得是谁说过那样的话,战争中没有胜利者。还有人这样说,战争与人,胜利者永远是战争。

龙绍钦是一个有思想的职业军人——狙击手,他的任务就是一枪毙命。把鲜活的生命瞬间变为冷冰冰的死尸,是异常艰难和痛苦的。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世界的知识分子,龙绍钦不可避免要去思考。思考战争的本质,思考战争中人的价值,这些思考让他痛苦,因此他显得冷漠孤独。他的冷漠不是因为他自私冷血,恰恰是他内心的困惑得不到解答,他固守一份孤独,他害怕友谊、恐惧爱情,因为在战争中这一切都是那样脆弱不堪一击。这是一个悖论,狙击手首要素质就是理性冷静,不能动感情,但我和丁丁所写的龙绍钦却是一个有着复杂情感的军人。

纵观西方电影史,反战是战争片主流。我们看过太多此类战争片:《全金属外壳》、《现代启示录》、《野战排》、《大兵瑞恩》、《细细的红线》、《22条军规》……

我们能写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吗?没有所谓正义非正义,战争本身就是荒诞丑恶,敌对双方参战者都是牺牲品。

这样的写作纯属自杀,高导和我不能做、也不想做那种灰色的令人绝望的东西,《兄弟连》那类写作是唯一的选择。我们要写的仍是英雄,但不是那种只知持枪杀敌的简单化、符号化的英雄,他们是一群有血肉、有情感、有痛苦的普通军人。

龙绍钦是一个成长中的军人,他的成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新兵到老兵的过程,而是一种思想上的成熟演变;技术上,他是一名老练的狙击手,但他内心充满不安。他是一个怀疑论者,他不像故事中另外几名军人,有着明确目标和信仰。他怀疑一切,他崇拜单独行动,他像头独狼一样只对自己负责。但有一天他意识到,他必须对战友、对团队负责。在这种责任与承担中,他开始变化,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责任,他对国家的义务,这个时候他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。

八路军连长大春和女神枪手九儿是和龙绍钦截然相反的另一名军人,他们有信仰、有团队精神,他们在战争中更加坚强。

大春和九儿带给龙绍钦的是一种信念的支撑,战争中什么最可宝

贵?是战友情,兄弟情,如果没有这种舍生忘死、互相救助的情感,所有的战争都没有价值。

国军狙击手龙绍钦是核心人物,我们给这个人物定位为战争中磨炼成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军人。八路军连长大春则是位善良朴实、骁勇善战的八路军英雄;国军上校文轩个性鲜明,他忠于理想,活得极有原则,是一个为理想为原则献身的职业军人;还有石头,八百跳黄河学生兵中的幸存者,一个17岁的少年士兵。他本性善良单纯,战争和日本人彻底摧残了他的人性,石头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。作为中国军人对立面的日本狙击手芥川拓实,我们并不想脸谱化地写一个杀人魔王,我们试图在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一点人性的东西,这个冷血杀人机器也是战争受害者。

故事中还有两名女性角色。苏云晓是一个思想非常复杂的女性,她承受着战争和女性身份带给她的巨大痛苦,在她身上有着受苦受难中国母亲的鲜明烙印。八路军女神枪手九儿,是沉重故事里最令人感到温暖的一抹亮色,她纯净阳光美丽,天使般照亮她身边人阴郁的内心。

故事中我们并没有着力描写爱情,战争中爱情是奢侈的,美好女性带给浴血奋战军人的是心灵的阳光雨露。我本人比较喜欢的是龙绍钦与九儿之间的一段情感关系,单纯明朗。这种情感超越爱情,超越战争,直达人灵魂深处,与残酷战争形成天堂地狱般的鲜明对照,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。

《狙击手》满足了我写战争故事的心愿,同时也让我备受折磨。毕竟初次担纲,写作过程异常艰难,身体也出了状况,把手也写坏了。总之,种种原因,留下很多遗憾。但对我来说,写《狙击手》是我编剧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写作经历,痛苦折磨与兴奋激情一直伴随写作全过程。故事写完却又感觉仍未写过瘾,真心期待能再与高导联手,展现更丰富更广阔的战争与人性。

2009-5-30 凌晨

序 章

郊外山坡一片花丛中，一支黑洞洞的枪口突兀地出现其中。枪口缓缓移动着，一双稚气凌厉、同枪口一样玩世不恭的眼睛紧盯着前方一只蜻蜓。

龙绍钦反复念叨着：“打你左眼，别怕，就打你左眼啊……”

低空起舞的蜻蜓仿佛通了灵性，“嗖”地腾空而起，落荒欲逃。龙绍钦正想扣动扳机，却听见一声枪响，子弹擦着蜻蜓身体飞过，蜻蜓一惊，斜着翅膀悄然落下。

龙绍钦愤愤然收枪，咕哝着说：“手怎么这么欠呀？”

开枪的人也不答话，又是一枪击断龙绍钦的枪带，枪支脱手。龙绍钦大怒：“我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，烦不烦呀！”

就听身后一阵银铃似的笑声，龙绍钦人未回身，枪先顺过去，枪口前站着头戴猎帽的美丽少女苏云晓，她手持打鸟用的小口径步枪。

苏云晓脸上挂着顽皮的笑容，声音清脆动人：“我要救它，在你弄残它之前。”

龙绍钦不记得自己和苏云晓何时相识，那好像是很遥远的事了。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在一起，他们的羁绊像是从上一辈子就开始了。

他俩一起到德国读军校，进入中央军服役，一同返乡探亲，同时拜会双方父母订下婚期。

苏云晓亮出一个亮闪闪的玩意儿，龙绍钦仔细一看，是一副手铐。苏云晓顽皮得意地说：“从我爸那儿偷来的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把你铐起来。”

不需要手铐，他们就像一对连体儿。最近，龙绍钦一见到她就烦躁不安，有一种莫名的难以抑制的焦躁和恐慌。他扭头走了，苏云晓眼圈一红：“你这么讨厌我？”

听见苏云晓颤抖的声音，龙绍钦停下脚步。苏云晓一个纵身将龙绍

龙绍钦悲愤地大喊一声，猛虎一般扑向日本军官，旁边的鬼子兵挥起枪托将他砸倒。龙父喘着气，挣扎着喊：“儿子，不能当汉奸，死也是中国人！”

龙绍钦喊着父亲，匍匐着向他爬去。日本军官踩住龙绍钦的手，面目狰狞地说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当英雄，你的亲人和那些无辜的村民就会为你而死。”

龙绍钦两眼喷火，恨不能将鬼子军官烧成灰烬。鬼子军官一脚踢翻龙绍钦，厉声喝道：“死啦死啦的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！”

龙绍钦扬起头，一口血水吐向鬼子军官。鬼子抽出指挥刀，恶狠狠地劈向龙绍钦，他惨叫一声，昏死过去。日本鬼子兵举枪齐射，龙家老少和全村人纷纷中弹倒下。

残阳如血，黑夜降临。村子里尸坑上的虚土慢慢松动，一只手一点一点地伸出来，接着是胳膊，然后是一张满是血污的脸慢慢探出，龙绍钦满脸愤恨地爬出尸坑……

龙绍钦拖着身体，一步一步挪到苏云晓家。家已经烧光，只剩下残垣断壁，尽管没有尸体，可这家人没了。

龙绍钦再也坚持不住，昏倒在地……

第一章

晋南黄河北岸中条山山区附近，日军五十匹马队浩荡奔来，一匹马上五花大绑着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国男人，此人正是那个能交代有价值情报的汉奸陆鸣。陆鸣曾是军统资深特务，后被日军俘虏，降敌。陆鸣身旁是指挥马队前进的日军大佐。

马蹄腾起黄沙尘土一片。黄沙尘土中，一支经过伪装枯枝般的狙击步枪枪管慢慢抬起，瞄准镜后是那双凌厉的眼睛，不再有四年前的玩世不恭，不再稚气，多了愤怒和仇恨。

这个一身伪装服的职业军人，相貌改变并不大，唯有眼神显得超出年龄的成熟，那张脸显然很久没有笑过，肌肉略显僵硬。

国仇家恨，彻底改变了龙绍钦，他像一头潜伏的狼，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猎物。他枪上的瞄准镜慢慢移动，镜内是日军大佐紧握在手的那把指挥刀。龙绍钦调整标尺，测量距离，抓起一把尘土，轻抬，再松手，紧盯着北风吹过。尘土飞扬，龙绍钦盯着风中飘浮的尘土。

跟着来的士兵眼巴巴看着龙绍钦，又互相看看，莫名其妙，觉得这位年轻长官实在有点装神弄鬼。

龙绍钦伏身，扣动扳机。扣动扳机的瞬间，他定定地看着瞄准镜中大佐的头部，身体一动不动，眼神冷漠如冰。子弹呼啸而去，准确击中大佐头部。大佐应声栽下马背。大佐倒下的瞬间，龙绍钦迅速滚开。他转移阵地，同时拉枪栓退子弹壳，子弹上膛，立刻卧到，再举枪，一枪击中陆鸣旁边另一名日军士兵。

龙绍钦整个动作连贯流畅，在他的带动下，士兵们士气大振。随着龙绍钦枪声再响，手下一齐开枪。

日军队形大乱，陆鸣的马跑向另外一个方向，龙绍钦拎起枪起身就追。龙绍钦身手矫捷，枪法如神，如入无人之地。

这边机枪手子弹打光，吼着：“子弹！”一旁年轻的装弹手回身拿机枪

子弹，一抬头愣住，身后黑压压一片日本士兵端着枪逼过来，人数至少是龙绍钦带来士兵的两倍以上。

装弹手瞪大眼睛，下意识直起身。他刚想张嘴，日军机枪手一串子弹射来，年轻的士兵来不及哼一声，身体后仰，倒了下去。

埋伏的士兵们被包抄过来的日军团团围住。

龙绍钦一枪击毙陆鸣骑着的马匹，他滚落在地。龙绍钦上前揪住陆鸣，抓起来往回跑。远远见一群日军包围了他们的埋伏地点，只听日军枪声，听不到国军还击。龙绍钦大惊，将受伤的陆鸣推到草丛中，喝道：“不想死就别动！”

龙绍钦拎枪冲进包围圈，不禁惊呆了。自己带来的士兵几乎全部阵亡，尸横满地，其中一名小兵显然受了重伤，倒在地上，身体扭曲着呻吟着。他一见龙绍钦，本能咧开嘴，似笑非笑，可怜巴巴呻吟着：“长官，救我，疼……”

身后鬼子的子弹不断袭来，龙绍钦冷着脸，避着枪林弹雨，艰难地拖着小兵前行。没走几步，小兵疼得走不动，停下来哭。

龙绍钦拽他，死活拽不动，怒吼道：“快走！”小兵伤心地哭着：“长官救我，疼死了，我不想死。”龙绍钦一手搀着小战士，一手持枪射击，终于冲到陆鸣藏身的草丛附近。他沮丧地发现陆鸣伤势严重，失血过多，处在晕厥状态。

龙绍钦一手拖一个，根本用不了枪，才走几步，就被日军发现，日军嚎叫着冲过来。小兵似乎伤势更重了，骨头全没了似的，只剩一具软塌塌的皮囊，一个劲往下垂。

龙绍钦没有时间了，他咬咬牙，放下呻吟着的小兵，语速很快地说：“你躲一下，我待会儿回来救你！”小兵愣住，他和他都知道，他不会再回来。

小兵本来涣散的目光一下攫住龙绍钦，目光如炬，燃烧着惊慌和恐惧。他支撑着站起来，死死抓住龙绍钦的手，声音嘶哑：“长官，我能走！我不疼了！别丢下我！”

小兵双手冰凉，像鸡爪子似的死死扣住龙绍钦的手。眼看日军就要过来，龙绍钦心一狠，甩掉小兵的手，小兵摔倒。龙绍钦转身要走，小兵拼命抱住龙绍钦的腿，做最后的挣扎。

“我不想死，长官！我要回家，我要见我娘，长官我求你，我求求你。”

龙绍钦什么也没想,也不敢想,再拖延下去,等待他的将是死亡。他搀起陆鸣,转身就跑。小兵脸朝下,贴着泥土,刚才他还那么有劲,现在却像被截成两段的蚯蚓。他半睁眼睛,却什么也看不见,意识模糊,嘴巴却不停蠕动着:“长官,让我回家,我不疼了,我要见我娘……娘……”

龙绍钦搀着陆鸣,藏身到一个隐蔽山沟里,迅速俯身于干草枯枝中,几名日军从外面跑过。龙绍钦紧贴沟底,听脚步声远去,慢慢将枪伸出。透过瞄准镜,他看到小兵被日军包围住,两把刺刀将他挑翻过身。小兵软绵绵的,完全失去抵抗能力,腰间的手榴弹根本无力举起,也喊不出话。他面朝龙绍钦方向,满脸泥巴,张着嘴,嘴唇不停蠕动着,没有声音,即使有,龙绍钦也听不见。他生命最后一刻想说的话,龙绍钦知道。

几名日军狞笑着,将小兵团团围住,数把刺刀一起举起,亮晃晃的闪着寒光。小兵茫然的眼睛看着龙绍钦方向,眼睛里是残存求生的意识。

刺刀落下之前,龙绍钦手指扣动扳机,子弹呼啸而过,击中小兵腰间的手榴弹。手榴弹爆炸的时候,龙绍钦觉得炸的是自己的脑子、身体,他觉得自己四分五裂,再也不完整了。

龙绍钦拽起陆鸣,背到身上,疯狂地跑着。身后子弹擦耳而过。龙绍钦觉得自己越跑越慢,终于双脚一软,一个踉跄摔倒。倒下的一瞬,他突然能理解小兵的贪恋,原来倒下去是那么舒服,那么甜美。

倒下去的陆鸣头碰石头,发出可怕的咔嚓声。

龙绍钦一惊,他知道那可怕的声音是从脖子深处传出来的。龙绍钦感到一阵绝望,他跪在地上,搀起陆鸣,陆鸣一动不动。龙绍钦绝望地用双手拍打陆鸣的脸。他的手是那么无力,就是这双手,刚刚舍弃了一条可怜的小生命,硬是把一个活人推向鬼门关。现在绝不可能将一个死人救活。除了扣动扳机,他的一双手毫无用处。

龙绍钦疯了一般猛晃陆鸣,仍无动静。他瘫倒在地,失魂落魄。

林子另一边,八路军太岳军分区独立团侦察连长洪大春率一个班左右战士撤退,大春绷着脸一句话不说,手下七嘴八舌。

略显剽悍的老兵李大刀道:“全被打光了……”二勇插嘴:“中央军就是不经打!”大刀碰一下二勇,两人看大春脸色,都不敢说话了。

只听一阵脚步声,大春挥一下手,战士们立刻拉开阵形,埋伏起来。随着急促脚步声,一身血染国军军服的龙绍钦持枪奔出,他实在是太累

了,那么累,他居然还在跑。

大春一见到是国军,起身打招呼:“段旅的吧?前边什么情况?”

龙绍钦眼神空洞,面无表情,一声不吭,根本看不见身边这些人。他强撑着自已大踏步走着,与大春擦肩而过。大春回头一把揪住龙绍钦,碰着他那杆从不离身的狙击步枪。

龙绍钦身心俱疲,可是长期训练的职业本能使他超强敏感,几乎在大春碰触龙绍钦同时,他的枪刷地顺在手上,子弹上膛,枪口对准大春。几个动作瞬间完成,大春还没来得及反应,脑袋已经被龙绍钦步枪顶住。

大春手下动作也相当迅速,几个人哗啦一声散开来,将龙绍钦团团围住,十来支枪通通对准龙绍钦,一起吼着:“干什么你!放下枪!”

龙绍钦枪仍是抵着大春头部,僵在那里,面无表情。大春看出龙绍钦情绪失常,气不得恼不得,对手下喝道:“都放下枪!”

战士们不放枪,大刀喝道:“小白脸先放下!”

龙绍钦一动不动。大春暴喝一声:“放下!”战士们端着枪退下,人人眼中怒火中烧。大春不动,故作一脸轻松,笑道:“你段旅哪部分的,我没见过你啊?”

龙绍钦将枪慢慢收回,缓缓偏过头,看大春一眼,仍是麻木冰冷的眼神,但眼神深处透着丧心病狂,大春不由一愣。龙绍钦掉头离去。

大刀等端起枪要追,大春疲惫地说:“算了。”二勇气急败坏地说:“连长,这小子都屙你头上啦!”大春像没听见一样,脑子走着神。一旁大刀哼一声:“连长能让这狗日的小白脸欺负了?连长是可怜他,你没看他那操性?丧家犬一样,肯定是个雏儿,没见过流血。”

旁边一个士兵手指脑袋:“这地方受刺激了,傻掉了。”二勇等几个士兵附和着:“就是,疯狗一条!逮谁咬谁!不识好歹!”

大春却像没听见大家说话一样,仍然看着龙绍钦离开的方向,痴呆呆的。

小特务张桅跌跌撞撞跑进会议厅,脸色苍白,神情紧张。段旅长似乎已经料到结果,面色难看。张桅一板一眼地报告着:“报告旅长,参谋长,我们的人……被鬼子打了反伏击,全体阵亡。”

段旅长一言不发。文轩大惊:“陆鸣呢?”

“也死了。”

段旅长闷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：“龙绍钦怎么样？”张桅摇了摇头。文轩喃喃自语：“怎么会……”张桅走近一步说：“我们已经抓了三名汉奸嫌疑，正在审问。”

文轩猛地转过脸，表情冷酷。段旅长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要说什么，只是叹了口气。段旅长不吭声，他在琢磨他的部下，那个有着狼眼神的少年，不会那么轻易就倒下。

龙绍钦不知自己走了多久，也不知走到哪里，一切凭本能，两条腿把他拖到哪儿，就到哪儿。他们说 he 像狼也好，狗也好，就是不像人。他觉得自己不像人，身边的人也不像人了。

他有多久没和人交谈过了？他有多久没想过这个问题？

龙绍钦突然瞎了，他眼睛越睁越大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迎面来人他没意识到，和对方撞个满怀。两人都愣生生站住，瞪着彼此。

龙绍钦一身血迹斑斑的军装，没有帽子，手里攥着那支狙击枪，表情呆滞。文轩见是龙绍钦，疑惧道：“你还活着？”龙绍钦看着文轩那张脸，没有反应，茫然地迈步要走。

文轩挡住，厉声问：“陆鸣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其他人呢？”文轩声音歇斯底里，他在迁怒他，怀疑他。要是被他认定为汉奸，他格杀勿论。龙绍钦死气沉沉地回答：“全部战死。”

文轩紧盯着龙绍钦，声音突然平静下来：“可你活着？”龙绍钦一愣，迎着文轩的目光，他想回答却回答不了。

段旅长闻讯赶来，关心地问：“受伤了，严重吗？”龙绍钦仍是要死不活地答：“没有。”文轩背对着段旅长说：“旅长，我要跟这个人谈话。”

段旅长绕到文轩面前，提醒说：“参谋长，你还有事情要处理。”话音未落，果然远处有人喊：“参谋长，电话。”文轩离开后，段旅长面对龙绍钦，声音尽量放缓：“你写个报告，把情况讲清楚。”

龙绍钦一动不动。他这种精神状态段旅长太熟悉了，他的兵回来以后大部分都是这种死样子，他也总是这样安慰他们，他自认是个体恤士兵的好长官。令他诧异的是，龙绍钦态度坚定地请求退役。一个与日本人有血海深仇的神枪手，在关键时刻，居然要求退役，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

农家小院里，大春和几个战士挤一条炕，战士们都睡了。大春左翻右翻像烙大饼，不留神一屁股将酣睡的二勇撞下炕去。二勇蜷在地上哼唧：“娘啊，下雪了吧？”

大春伸手拽起二勇，拍拍他：“梦里喊娘，你几岁了？”二勇醒过来，瞪大眼睛看着大春：“连长，你这老晚不睡觉，琢磨啥呢？”一边的大刀早被吵醒，歪着嘴坏笑：“有心事了呗，想我嫂子呢！”“想你个尿！”

大春一骨碌坐起来，皱眉头：“小白脸拿的到底啥枪，那么神。”大刀泄了气：“大老晚不睡觉跟这儿闹猫，不想娘们儿想小白脸，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”

大春认真地问：“你们看清楚他那枪没有？有点像三八大盖，可枪管长那么一截，枪管上还有个望远镜一样的小镜子。”大春说着眼睛直发光，二勇已然昏昏入睡。大刀打着哈欠：“连长啊，不合适啊，咋像羡慕人家漂亮媳妇一样呢。”

大春瞪眼：“就知道娘们儿，瞧你们那点儿出息！老子非整来那条枪不可！”

二勇发出沉沉的鼾声，大刀磨着牙，一副苦大仇深的神情。没人搭理大春，他发了一会儿呆，躺倒睡觉。

八路军林团团部气氛紧张，林团长与政委、参谋长等彻夜交谈战情。

如果说段旅长是那种典型的西方军校毕业的军官，讲究范儿，打仗猛如虎，平时也威风凛凛，有不怒之威的虎威；林团长则是位幽默诙谐，一点没有官架子的老革命，和手下经常是没大没小，非常有亲和力。

林团长看着地图说：“日军对中条山地区冬季攻势刚结束就准备发动春季攻势，这次鬼子新增一个旅团，主战场就在这一带，段旅压力很大啊。”

“中条山地理位置太重要，有中国军队在，鬼子就过不了黄河，鬼子是一定要拿下它的。”李政委道。

“总部首长意见是要我们尽可能配合段旅，打退鬼子这次进攻。”

“唇亡齿寒，一旦鬼子打掉中央军，对我根据地非常不利。”

“听说段之凡这个人挺能打的。”

林团长沉吟道：“段之凡我有一些了解，抗战初期我们见过面。此人

参加过北伐，据说还到美国西点军校受过训，民族正义感很强，卫立煌很信任他。虽然他们新调防到此，但听接触过他的同志讲，他对我党我军是持友善态度的，我想合作起来应该问题不大。”

李政委皱眉头：“也不能大意，听说老蒋对卫立煌与八路军接触密切非常不满，卫立煌身边都是军统的人。堂堂第一战区长官行动都不那么自由，这小旅长恐怕在与我们合作问题上也会有顾虑的。”

林团长还未再开口，大春闯了进来，一路嚷嚷：“团长，团长！”

林团长不动声色地看着大春。李政委和赵参谋长对大春的没规矩没纪律有些反感，也都停了下来。大春对李赵二人视若无睹，一屁股坐到林团长面前，兴奋地说：“火烧屁股啦，团长！我打了个请战报告！”

“放桌上吧，呆会儿看。”

大春惊讶地说：“你看我大字才识几个，我哪会写啊？”

大春是红小鬼出身，年纪与龙绍钦相仿，军龄却已十年，参加过长征，老兵油子，林团头号射手。大春和长自己十来岁的林团长在一起，更像哥俩，嬉笑怒骂，无话不说。李政委受不了说：“洪大春同志参加革命多少年了，还好意思说这种话！”大春嬉皮笑脸：“我不是不会写字，就是写得不如说得精彩。”

李政委皱眉头看看林团长。林团长虎下了脸，大春看着林团长的脸色，装委屈说：“团长，不让我说吗？”林团长不耐烦催道：“你快说！”大春正色地说：“我打算去摸鬼子联队部。”

还没等林团长回答，李政委瞪着大春问：“又搞什么名堂啊！现在大野联队准备打段旅，我团正在商议如何协同段旅作战，你摸什么联队部！添乱！胡闹！”

大春心花怒放，手舞足蹈：“太默契了！这就是协同作战方式嘛！大野联队忙着进攻段旅，联队内部空虚，我摸进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搞他老巢……”

李政委鼻子快气歪了，林团长赶紧打断大春：“你到底想什么鬼花头？”

大春乐而不答。林团长又问：“又惦记上什么了？”

大春冲着林团竖起大拇指：“还是你了解我！我就想要那小子那种枪，真是神了。唉哟团长，你要看一眼也准得爱上它。唉，真他妈想弄一杆，想得我睡不着吃不香。”

大春跟林团长纠缠着要摸鬼子老窝，林团长绷起脸说：“团里有重要任务给你！”大春笑嘻嘻说：“不耽误执行任务啊。”林团长假装恼了，命令大春回去睡觉。这时，一个参谋进来报告：“团长，段旅送来的弹药枪支和小钢炮都到了。”

林团长点点头：“分配给连队。”

大春跟在参谋屁股后面，把人送出了门，还一个劲张望，他转过身对林团长纳闷地说：“段旅不停挨打，又不富余，怎么突然变大方了，不安好心吧？”

林团长若有所思地盯着大春，大春试探着说：“他们要我们出人？”林团长点点头。大春一想起那张苍白的、丧心病狂的脸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是要他和“僵尸”并肩作战呐？

此时那张苍白无血色的僵尸脸，在昏黄的灯光下略显柔和，像是终于有了生气，活了过来。龙绍钦笔直站立，面无表情。文轩坐在桌后，像观察动物似的观察着他。文轩淡然：“你可以坐下。”

龙绍钦不动。文轩抛开手中档案，抬头看龙绍钦，目光犀利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被日军打了反伏击？”

“战斗打响之后。”

“你在德国军校主攻狙击项目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听说你不止一次，率队执行任务只一个人回来？”

龙绍钦警觉地看着文轩，问他是什么意思。文轩反问，以他的战场经验和狙击手的直觉，他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身边有危险！龙绍钦冷言冷语说，情报有误。文轩紧接着逼问，为什么没及时察觉敌情？

龙绍钦觉得文轩这是在挖陷阱，便一言不发，静观其变。文轩死死盯住龙绍钦，想从他眼神里找到掩饰的破绽。两人就这么对峙着。

文轩打破沉默，压着怒火冷冷地道：“你明知道陆鸣有多重要，重庆方面一直盯着他，你让他死了。你带去一个排，三十几名弟兄，三十几条人命，你让他们死了。我现在只是一般性了解情况，若在军事法庭上，你要面对的可不止这些。”

龙绍钦牙根紧咬，眼里充满绝望。